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四十五回 余太君金殿說理 包待制烏臺審冤

卻說余太君進至金鑾殿中俯伏見駕，天子即命內侍扶起，賜坐錦墩。太君開言道：“未知陛下因何處斬這焦廷貴？他乃邊關效力之將，又是忠良之後，即便有罪，聖上亦須念他祖焦贊有血戰大功，略寬恕幾分，免得斷了忠良後裔，方見陛下仁慈。”天子聽了，覺得難將此事原委說出，國丈暗道：君王不善言辭，何不說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我亦不敢多言辯駁，只因這位余太君不是好惹的。當下天子不言，太君又道：“陛下，臣妾夫兒都是為國捐軀，苗裔止存一脈。即我孫兒領守邊關，亦將卅載，盡心報國，並無差處，乃陛下所深知。這焦廷貴隨守邊關，也有戰功，未知犯了何罪，要處斬他？”天子見太君又問，只得說道：“朕差孫武往邊關查庫，焦廷貴不該毆辱欽差，毆辱欽差，正如毆辱朕身。如此日無王法，理該處決。”太君道：“孫武既奉旨盤查倉庫，乃倉庫不查，反詐取贓銀七萬五千兩，欽差詐贓，猶如陛下詐贓，也應該將這孫武執法懲處為是。”天子又道：“孫武並未詐贓，處決他豈不枉屈？”太君道：“焦廷貴毆辱欽差，並無此事，殺之無辜。”天子聽了，微曬道：“焦廷貴毆辱欽差，已經明白招供，豈是枉屈斬他！”太君道：“既重辦焦廷貴，孫武何得並不追究？毆辱欽差，理該罪究楊宗保，如何獨執焦廷貴？如此豈非陛下立法不當麼？”天子聽了太君之言，略一點頭道：“你孫兒果也有罪，難以姑寬。朕念他是功臣之後，守關二十餘年，不忍身首兩分，已特贈三般法典，全其身首了。”太君聽了大怒，道：“臣妾夫兒，十人死其七八，俱乃為國身亡，不得命終。即我孫兒楊宗保，守關有年，辛勤為國，陛下輕聽讒言，一朝賜死，其心何忍！即如民間訟案，也須詢詰分明，兩造誰是誰非，方能定斷，何況如此大事。不究孫武，不問宗保、狄青親供，只據焦廷貴狂妄之言，便殺的殺，賜死的賜死。倘果是奸臣作祟，一死固不足惜，但忠良受此冤屈，一生忠義之名化作萬年遺臭，豈不冤哉！沈禦史與龐國丈是師生之誼，孫武是孫兵部手足，內中豈無委曲情弊？伏祈陛下暫免焦廷貴典刑，且將楊、狄二臣取到，陛下親自審訊。如果是實情，非但宗保之罪難免，臣妾滿門亦甘願受戮。如若陛下不分明四人罪端，先將焦廷貴處斬，是立志存私，非立法之公，何能服眾臣之心！”這時龐國丈一旁暗暗想道：今天穩穩的殺了焦廷貴，以假作真，死無對證，那邊關上兩名奴才易於收拾。不知那個畜生大膽，往天波府通知消息，這老婆兒來到朝堂，說出一段狠言惡語。可笑昏君，猶如木偶一般，老夫這一段計謀又枉用了！當下又有文閣老。韓吏部、富太師等聽了老太君之言，理明而公，道破奸黨心腸，無不大快。那天子聞太君之言，想來有理，只得傳旨道：“焦廷貴暫免開刀，仍禁天牢；孫武免責朝廷刑典，另頒旨意，召取楊宗保、狄青回朝，詢明定奪。”太君又奏道：“懇陛下將焦廷貴賜於臣妾收管，決不有礙。”天子準奏，又著太監四名送老太君回歸天波府內。

當時聖旨一到法場，焦廷貴不用開刀，旨上又著令孫兵部送回天波府，有杜夫人、穆桂英冷笑罵道：“奸臣佞賊，你敢向老虎頭上捉虱麼？”孫秀被罵得默默無言。當日焦廷貴到府，拜見老太君並列位夫人，太君道：“邊關之事，實乃如何？”焦廷貴道：“狄青失征衣、立戰功是實，李成父子冒功是真。孫賊一到，即詐贓數萬，是以小將將他毆打。”太君道：“都是你打了孫武，中了龐洪之計。”焦廷貴道：“太君不妨。龐洪這奸賊斷不容他不得，待小將往取他首級，方消此恨！”太君喝道：“休得闖禍，誰是誰非，且待元帥回朝，再行定奪。”當日，太君猶恐焦廷貴出府招災闖禍，故意將他款留在府中，不許私出。又差人往天牢吩咐獄官，待沈達細心供給，此話不表。

話說尹氏夫人死去，壽算未終，向閻君哭訴慘死之由。閻君查閱夫人年壽有八旬以外，目下雖亡，實屬屈死，應得還陽。沈國清注壽三十六，本年三月初八，應死於刀下。閻君開言道：“尹氏夫人雖冤屈了，但你丈夫本年該凶死於朝廷法律，夫人可速回陽世，到包待制那邊告訴，他自有救你還陽之法。”夫人上稟閻君道：“包大人往陳州賑饑未回，尹乃一亡女，如何越境遠奔，豈無神人阻隔？”閻君聽言，即備碟文，差鬼卒二名，吩咐送夫人往陳州城隍司管收留，好待夫人告訴冤狀回陽。鬼卒領旨，送護尹氏夫人到陳州城隍那邊交代。

卻說包拯上年奉旨賑饑，尚未回朝，前書說陳州地面，連饑數載，眾民度日維艱，歲歲粟價倍增。只因蝗蟲大盛，稻麥被食，十不存一。有產業之民，稍可苦度，更有貧乏之家，老弱之輩死於溝壑之中，實為可憫，故本府官員，是年申詳上完，督撫文武拜本回朝，聖上恤民，敕旨包公調取別省米糧，到陳州低價而糶，濟活多少生命，人人感沾皇恩，個個愛戴包公大德。包公又命不許強橫土豪積聚，倘查出有囤糧抬售的，即要拿究，施與貧民。是以惡棍土豪不敢積聚圖利；官吏糧差不敢作弄賣法，人人懼怕著包拯厲害。

當日乃三月初三日，包公督理饑民糧粟，正在轉回來，三十六對排軍，前呼後擁。包爺身坐金裝八抬大轎，凜凜威嚴，令人驚懼。其時日落西山，天色昏暮，忽一陣狂風，風聲響過，包爺身坐轎中，眼前烏黑了，眾排軍也被怪風吹得汗毛直豎。包公想道：此風吹得怪異，難道又有什麼冤屈情事不成？想罷，即吩咐住轎，開言喝問：“何方鬼魂作祟。倘有冤屈，容你今夜在荒地上臺前訴告。果有冤情，本官自然與你力辦。如今不須攔阻，去吧。”言未了，又聞呼一聲，狂風卷起沙石，漸就靜了。包公吩咐打道回衙，用過夜膳，即命張龍、趙虎道：“今夜可於荒郊之外，略築一臺，列公位於臺下，不得延遲！”兩名排軍領命去訖。是晚立刻在北關外尋了一所空閒荒地，周圍四野空虛，邀齊三十餘人，搭了竹棚，中央排列公案。

其時初更將盡，二人回稟包大人。包公賞了眾人，只攜兩對排軍，董超、薛霸，合了張、趙二人，提燈引導。街衢中寂靜無聲，只聞犬吠嗥嗥。鉤月早收，止有一天星鬥。約行二裏到了北關，包公停了坐轎，但見周圍多是青青的草，又是亂叢叢的磚瓦，坍塌古塚，破骨骷髏，東一段，西一段，包爺見了，倒覺觸目驚心。包爺上了臺，焚香叩祝一番，然後向當中坐下，默默不言。四名排軍，遵包爺命，立俟臺下。包爺昂昂然坐定，聽候告冤。其時遠遠忽有一陣怪風吹來，寒侵肌膚。四排軍早已毛骨驚然，昏昏睡去。當下包爺也在半睡半醒，朦朧中只見一女鬼，曲腰跪下，呼道：“大人聽稟，妾乃尹氏名貞娘，西臺沈禦史發妻。”包爺道：“你既雲沈禦史妻，乃是一位夫人了，且請立起。”當下包爺道：“夫人，你有甚冤屈之情，在本官跟前不妨直說。”尹氏道：“丈夫沈國清與國丈眾奸臣欺君，審歪了楊元帥、狄青，要為沈氏翻冤，要誅殺楊元帥三人。只為妾一心勸諫丈夫不要人奸臣黨羽，須要盡忠報國，方是臣子之職。不料丈夫不聽，反是重重發怒，詈罵毆辱妾身。心想丈夫既歸奸臣黨中，日後豈無報應？倘累及妻孥，出乖露醜，不如早死了終身。妾身自願歸陰，亦別無所怨，惟有丈夫不仁，妾雖死有不甘心之處，今已哭訴閻君，言妾壽未終，故求大人起屍，倘可再生，感恩非淺。”包公道：“夫人，你卻差了。古有三從之道：出嫁從夫，理之當然。你因丈夫不良，不依勸諫，忿恨而死，不該首告夫君，既告證丈夫，豈得無罪？”夫人道：“大人，妾自求身死，有何怨恨丈夫？但妾身冒叨聖上之恩，敕贈誥命之榮，丈夫即不念夫妻之情，亦該備棺殮殮，人土方安，何以暴露屍骸，僅蓋泥土，辱沒朝廷命婦，豈無欺君之罪？妾若不伸訴明白，則世代忠良將土危矣。如今有欽差往邊關調楊、狄二臣回朝。一眾奸臣究問二臣，二臣猶比釜中之魚，若非大人回朝，擎天棟柱登時倒，宋室江山一旦傾。妾今告訴，一來為國，二來訴明委屈。但大人須速回朝，方能搭救二位功臣。遲了二臣危矣。”

包爺聽了，不勝贊嘆道：“你一婦人，尚知忠君愛國，兼有惜將之心，真乃一位賢哲夫人了。”轉聲又問道：“你今玉體現在沈禦史衙署中麼？”夫人道：“現在府中後庭內東首桂樹旁邊，掘下泥土數尺，便見屍骸了。”包爺聽罷怒道：“果有此事，可惱沈禦史糊涂，不通情理。你妻乃一誥命夫人，緣何暴露便埋土中，欺天昧法，莫大於此！更兼行私刑，做假狀，欺瞞聖上，陷害忠良，以假作真，實在死有餘辜。夫人且請退下，待本官星夜趕回朝便了。”夫人拜謝，冉冉而去。這時包公已悠悠甦醒，耳邊仍覺陰風冷冷，想來似夢非夢，十分詫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已看下回分解。